

恶妇之最



妇

妇

妇

恶

恶

世界恶妇之最

SHI JIE E FU ZHI Z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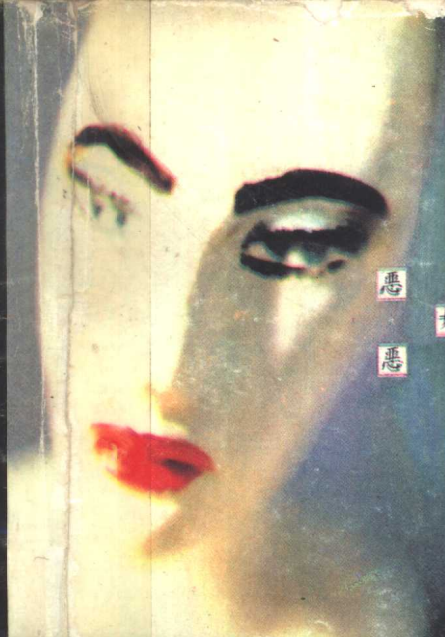
界妇最

世恶之

张宝文 编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SHI JIE E FU ZHI ZUI



世界恶妇之最

张宝文 编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世界恶妇之最

张宝文 编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9.125印张 2插页 195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500

ISBN 7—80549—262—X/I·198

定价：3.50元

·内 容 简 介·

世界上有一些远比男人更坏的女人，那些本来应该扶着摇篮的手拿起了左轮枪或毒药更会让人感到恐怖。有一种坏是只有女人才具备的，她们天生长于耍弄两性阴谋，狡诈，更富于欺骗性。

本书中出现的女人都是最淫荡和最歹毒的。其中一些被认为太坏是因为她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有悖于人类世界的道德规范；另外一些本来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可怜虫，但她们又用极其凶残的手段去报复他人；更有一些乾坤颠倒，牝鸡司晨，硬充须眉的混世怪胎。

但不管她们是暴君还是杀手，是情妇还是强盗——或仅仅是因为过于调皮捣蛋——和其他妇女或男人相比，她们的内心世界都是极为绚丽多彩的。现代传记作家手中的笔总想替她们淡淡地粉饰一下，实际没有此举她们会显得更加色彩分明，独具特性。

AA454/64

• 目 录 •

一 情 妇

科拉·帕尔…………… (3)

劳拉·蒙蒂丝…………… (9)

芭芭拉·维莉叶丝…………… (23)

爱莉莎·琳姬…………… (32)

二 丑 闻

维奥莱特·特莱福茜…………… (43)

玛莎琳娜…………… (49)

珍妮·蒂格比…………… (53)

布伦斯维克的卡罗琳…………… (64)

三 盗 贼

玛莉·福里斯…………… (79)

贝尔·丝塔…………… (83)

邦妮·帕克…………… (88)

雷切尔夫人…………… (94)

四 残酷的女皇帝

- 莉维娅…………… (105)
卡捷琳娜大帝…………… (110)
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 (118)
慈禧太后…………… (127)

五 女狂人

- 尤莉卡·曼霍芙…………… (137)
玛莉·都铎…………… (143)
伊莉莎白·芭丝莉…………… (152)
卡罗琳·莱姆夫人…………… (154)
尤妮蒂·米特芙…………… (160)

六 巫 婆

- 爱莉丝·姬特莱…………… (173)
那颢巫星…………… (177)

七 罪犯之“女王”

- 阿美莉娅·达伊尔…………… (183)
佛郎茜丝·霍华德…………… (187)
贝尔·甘妮丝…………… (193)
芝加哥梅…………… (198)

八 盖棺难论定

- 玛德琳·史密斯…………… (205)
露莉茜娅·波姬娅…………… (215)
姬莉珊德拉…………… (221)

一 情 妇

帝王豪杰们不搞情妇，历史就会显得苍白。因为她们中的一些人生来就会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权势去动摇皇宫的基石，在王国中卷起风暴，令男人们在嫉妒的狂怒中互相卡着对方的喉咙……



科拉·帕尔

19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红头发、叫科拉·帕尔的英国女郎是巴黎最有名——也是要价最昂的高级妓女。她是如此之富，仅珠宝首饰一项就价值几百万法郎。她有3幢极为豪华的住宅，1个排的仆人，1个能饲养60头骏马的马厩。她有一种狂热的、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

如果这一位情人对她出手之豪感到惊惧的话，她就会转身投入另一位情人的怀抱。她很少只交结一位情夫，男人们只是她手中挥来使去的木偶。她有一本精装日记，上面登录着各位情人送给她的物什和钱财数目。有一位叫杜瓦尔的年轻人，他父亲开旅馆和饭店赚了大钱，在一封信中恳求这位花中魁首：“请让我证明我对你诚挚的爱。下命令吧，我会为你去赴汤蹈火……”但她只是简单明了尖酸刻薄地回信说道：“我宁愿让你活着为我支付账单。”

挥金如铁，珍珠如土。她在烫着金字的玫瑰色大理石浴池里清波荡漾，有时心血来潮又会吩咐仆人在紫罗兰花圃里

摆上温室里采来的鲜桃和葡萄献给客人们品尝，单是那些鲜花就价值1500法郎。她举行的晚餐、化妆舞会和盛大宴会在上流社会里广为流传。她一次最少要请15位客人吃饭，所以掌勺厨师总是坚持每次起码要买半扇牛肉。有一天晚餐前她和客人们打赌，夸口说她将上一道他们不敢下刀叉去割的肉菜。客人们满怀狐疑，好奇地等了又等，但当这道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美味端上桌时，他们一个个都吓得目瞪口呆。科拉自己躺在一只巨大的银餐盘上由4位搬运工抬了进来，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上面还洒了几把碧绿青翠诱人开胃的欧芹！

她这种尽情尽兴的挥霍似乎拨动了她诸多情人灵魂中那根疯狂的琴弦。有一位送给她一大箱香草蜜饯栗子，每一枚栗子都裹在一张面额为1000法郎的纸币里。另一位送给她一匹用纯银工就的骏马，由两个脚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抬了进来，原来那银马的肚子里塞满了黄金和珠宝。拿破仑亲王曾送给她一车极其稀有名贵的兰花，她把它们随意撒到了地毯上。她的一位爱尔兰情人，詹姆士·威普利向她献上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但她在8周里就挥霍得一千二净。

可她并不是生就在享乐窝里的。她的真名叫埃莉莎·爱玛·克拉奇，是普利茅斯一位音乐教师弗雷德里克·克拉奇的女儿，他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一举成名的。1835年他创作了著名的芭蕾舞剧“凯思琳·玛乌宁”，而帕尔也在同一年出生了。这部名剧的稿酬养育了这位日后的名妓。

科拉·帕尔在布赖顿的女修道学院里学习了几年，这使她养成了一种对法国生活方式的偏好。当她返回到伦敦的祖母身边时，帕尔已出落成一位有着玫瑰般娇艳肤色和一头浓密柔软金棕色发丝的妙龄少女，只是她懂事太早了点。她对

家里那种平稳、严肃的生活韵味不堪，拿定主意要成为一名演员，剧院成了她常常光顾的地方。一次，一位充满魅力，看上去与众不同的陌生人和她搭上了讪，自我介绍说是一个珠宝商人。她天真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一起去吃晚餐，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事后她不仅没有回家，反而收起那位客人留下的5个英镑，在哥温花园附近找了一间屋子住下了。

尽管科拉·帕尔毫无戏剧天赋，一个叫罗伯特·贝格耐尔的戏混子却和她签订了合同，雇用她在一个臭名远扬的下流娱乐场阿奇尔客栈唱歌跳舞。她很可能成了他的情妇，因为他带着她象一对夫妇似地去巴黎游玩。可一旦到了巴黎，科拉·帕尔就毫不犹豫地甩掉了那个倒霉的戏混子，她心里有了自己的小算盘。

首先她改名换姓不再叫埃莉莎·埃玛·克拉奇了，然后她开始出没于那些需要歌妓舞女的小食店。老板们都愿意雇她。因为他们能看出来单凭这位小姐的容貌就不愁没有人光顾。科拉·帕尔长得并不十分漂亮，但色艳迷人，体态完美，娇嗔活泼，对异性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开始她住在简陋的公寓里，情夫们也都是些无名小辈，但她却有本事从他们身上榨取每一文钱为自己购买名贵的服装和珠宝首饰。她有自己的信条：看来良好的开端就等于成功的一半。这个窍门屡试不爽。

她第一位有头面的情人是利沃里公爵，他不仅为她买了价值千金的时装和珠宝，还送给她一幢精美的别墅，并为她支付吃、穿、用、住，和雇用仆人的帐单，连她欠下的赌债也包了。赌钱很快就成了科拉·帕尔的一大嗜好。她输钱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她一只手从利沃里公爵的衣袋里掏

钱，另一只手又搂上了年仅17岁的阿基尔·缪拉亲王，他对科拉有求必应。这位亲王送给她有生以来的第一匹骏马，但她得陇望蜀，最后缪拉亲王只好又为她雇来了身着黄衣的英国马夫，修建了一座大型马厩，这才使她回嗔作喜。

从1862年开始，科拉·帕尔已开始第二帝国那欢乐、优雅的首都巴黎自由自在地漫步了，手里还牵着一根由情人们组成的金链子。在利沃里公爵和缪拉亲王之后，她又结识了荷兰王位的继承人奥郎日亲王、当今皇上同父异母兄弟蒙尼公爵和皇上的侄子，显赫的拿破伦亲王。他们都在她身上花去了大笔大笔的钱财。

她的情敌们嫉妒得只翻白眼，有一些愤愤不平地说她粗俗不堪毫无姿色可言。可她反唇相讥说，如果她略送秋波就能从巴黎最美丽的妻子们身旁勾引走垂涎欲滴的丈夫，当个美艳无双的瓷娃娃又能怎么样？

她常常驾着一辆天蓝色、黄绸衬里、由一组奶油咖啡色骏马效力的敞篷4轮马车出去游玩。有时她还会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黄色或天蓝色以和轻车骏马相得益彰。她用伴有银屑和珍珠屑的香粉扑面，在夏日的阳光下沐浴，在当时那种盛行阳伞和雪花肌肤的日子里这简直是一种荒诞不堪的想法。她的洗漱用水和护肤膏粉都是从伦敦运去的，不过她承认自己最有效的美容方法是每天用蘸了凉水的海绵轻拍全身。

第二帝国的最后5个年头——从1865年至1870年——是科拉的全盛时期。她被人介绍给了皇上的侄儿，42岁，风流放荡，不幸娶了虔诚老实的克罗莎公主的拿破伦亲王。他俩一见如故，很快这位亲王钱库里的黄白两色就以惊人的速度递减了起来。他为科拉在夏洛特大街买下了一幢全巴黎最好

的房子，据说光是添置家具一项就用去了200万法郎。科拉也变得颐指气使，好象手中金钱能主宰人、物，能满足她的一切欲望，不过拿破仑亲王看上去也的确想讨好她。科拉和他保持关系的时间比任何一位情人都长。他们在交织着金丝银线的绸缎床罩上缱绻，很快这位亲王就又为她在巴桑大街买下一幢房子，并替她付清了在摩纳哥赌城蒙特卡罗8个月里输掉的70000法郎。

1867年1月26日，她出演奥芬巴赫的喜剧《孤儿与地狱》中的丘比特，在巴黎引起了轰动。一是因为她半裸着身子，另外是因为她穿了一双用几颗巨型钻石作扣子、无数小钻石作鞋底的皮靴。演出结束后一位匿名伯爵出价50000法郎买那双靴子，如果科拉也在里边的话还可以加倍。

但是突然之间灾难临头了，1870年7月爆发了普法战争。那些在过去10年里用巨款维持科拉骄奢淫逸生活的法兰西权贵们如鸟飞兽散。

令人惊讶的是在巴黎被围时科拉又出了一次风头。这位被人溺爱宠坏了的名妓将自己在夏洛特大街的高级住宅改成了临时医院。她撕掉了精美的亚麻布作绑带和裹尸布，在漂亮的时装外面系上了一条围裙为伤员们洗伤换药，一干就是16个小时。

虽然拿破仑亲王被流放在外，但忠心耿耿不减当年，不过科拉得找到新人来填补他的空缺。在一大群紧随她身后花钱买娇的人物中有一位比她年轻10岁，叫亚历山大·杜瓦尔的年轻人。他对科拉那种成熟的美着了迷，一再恳求给他一次机会来证实自己对她的爱。科拉媚笑着点头同意了。一开始年轻人还能付得起她所有的债务，也许他连科拉打算请客

的帐单也得支付……。虽然杜瓦尔出身豪门，家里开了成打成打的旅馆和饭店，但也只和科拉厮混了12个月就囊中羞涩了。当他向情妇承认自己已面临破产，无力支付她毫无节制的开销时，科拉马上就变了脸。

一天他跟着科拉进了门，请求能和她说会儿话。当被拒绝后他掏出了一支手枪向自己的胸口扣动了扳机，应声倒地。科拉·帕尔面对这位四肢抽搐，奄奄一息的年轻人唯一操心的只是社会对这一幕惨剧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认为杜瓦尔已经死了，她对昔日情人这种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出了名。虽然一开始科拉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她对杜瓦尔的绝情导致了自己的垮台。

杜瓦尔后来养好了伤，但科拉的境遇却每况愈下了。一天她去剧院看戏，被观众哄了出来，街痞子们在后面叫骂着一直跟到了家。她对杜瓦尔的冷酷无情连巴黎的黑社会也觉得太过分了。愤怒的浪潮越来越高，最后她只好出去周游世界暂避风头。

伦敦对她的态度也很冷淡。她提前一个月在格罗斯芙娜旅馆的一层订了一个套间。但她刚叫人把堆得如同小山包一样高的行李卸在了门厅里就被经理认了出来，他板起面孔宣布她在此地不受欢迎。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难堪的羞辱，后来她只好出高价在美法尔旅店订了一间屋子。不过她在英国也取得了一些成功。

她在欧洲游荡了一阵——摩纳哥赌城蒙特卡罗、法国港市尼斯、意大利的米兰——周旋于有名的游乐场之间，想在酒店餐桌旁再碰碰运气，好为她那入不敷出的钱袋添几个大子。使科拉感到极为恼火的是她在巴登又受到了侮辱，酒店

守门人居然不让她进去。幸好碰上了一位崇拜者，他是德皇的一位侄子，伸出胳膊把她带了进去。

当她觉得杜瓦尔事件该平息后就又回到了巴黎，在一段时间内还能勾引香客们为她支付举行大型宴会的帐单。但从1874年以后，当拿破仑亲王自身难保不再与科拉保持关系后，她开始潦倒。

开始科拉不得不卖掉了在夏洛特大街的房子，把珠宝首饰当掉偿付赌债，她那令人惊叹的家产被一点点变卖掉以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就这样科拉维持了10年的光景，再往后就迅速沿着社会阶梯跌落了下去。她在巴黎的背时小街上找了一个容身之处，姿色无存，嫖客散尽。

1886年7月3日，科拉死于癌症。没有一家报纸对此作了报道，她被当成乞丐在一口薄棺材里栖身。就在经办人正要吩咐小工把尸首抬走时，来了一位身着贵族服装，口大气粗的绅士。“给科拉·帕尔女士安排最好的葬礼能花多少钱？”说着他掏出了一扎钞票。“就按最好的来。”在转身离去时他又回头警告说：“我已吩咐探子监视你的一举一动，一切都得按我吩咐的去办。”这位陌生人以后从未显示过自己的身份。科拉·帕尔最后终于在巴蒂哥诺里公墓找到了归宿，身后又一次享受了身前过惯了的排场。

劳拉·蒙蒂丝

在她那个时代，劳拉·蒙蒂丝也许是世界上脾气最坏的

女人了。她让一位国王丢了龙位，激起了暴动和骚乱。迷住了大人物也迷住了小人物，连亚历山大·大仲马都这样写道：“谁敢爱她，他就注定要倒霉。”

她能毫不脸红地撒谎，插足政治，情夫多得连自己都说不清。她美貌绝色，一生充满了冒险和灾难，人们简直不知道她是怎么对付过来的。

她的真名不叫玛莉亚·多罗茜·保丽丝·蒙蒂丝，而叫爱丽莎·吉尔伯特。她根本不是她常常宣称的那样，是拜伦勋爵和一位爱尔兰洗衣妇的私生女，或是一位被吉卜赛人从小偷走的西班牙贵族小姐。她不想承认，因为她的出身要比那些传奇故事世俗平淡得多。

西班牙并非劳拉的出生地，她1818年生于爱尔兰的利默里克。母亲是一位来自柏林的女帽商，父亲则是大英帝国在东印度驻军中的一名上尉。她在加尔各答长大，在侍女佣人们的簇拥下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刁蛮任性的脾气。她父亲死于霍乱后，母亲改嫁给了他的生前好友，一位坚定虔诚的苏格兰克雷奇上尉，他后来成了帕特里克·爱德蒙斯顿·克雷奇爵士，是帝国在孟加拉驻军的副官长。劳拉先是被送回到居住在蒙特罗斯的笃信加尔文教的亲戚家中，然后又被送到英国和巴黎的学校里就读，家人都希望她能受些教育，懂些规矩。

当劳拉学业完毕将返回加尔各答和家人团聚时，她母亲亲自来巴黎接她了。但这并不是出于爱，因为她对劳拉毫无感情可言，她有自己的打算。印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60岁的阔佬亚伯拉罕·郎姆利求她找一位佳偶。当她发现自己那个不服管教的女儿已出落成一位黑发披肩，有着一对蓝紫色

大眼睛的小美人时，她觉得这个红娘当成了。但劳拉使她的好梦泡了汤，一位长期追随在克雷奇女士左右的詹姆士上尉告诉了劳拉正在策划中的阴谋，两人联袂私奔印度。

那位风流倜傥的浪子詹姆士上尉对他人的妻子和骏马更感兴趣，很快就抛弃了劳拉，但这个时候那位作母亲的早就不认女儿了。她拒不给劳拉提供任何经济支助，还说她最好再回到那些善良的加尔文亲戚家中去。不过她的继夫喜欢劳拉那种无惧无畏的性格，在她飘洋过海之前塞给了她一张1000英镑的支票。

劳拉不会再回到那些虔诚的苏格兰人中间去了，她宁愿一个人去闯荡世界。一位她在甲板上结交的美国人建议她登台献艺，这成了劳拉一生中的转折点。她拿定主意要成为一位舞蹈家，一位西班牙舞蹈家。这也许是因为她母亲常常自诩有西班牙血统，或因为她想使自己看上去更具有魅力。她请了一位安达露西亚舞蹈教师，学成后她又去西班牙待了6个月，以领略当地风光，学习当地语言，按当地习俗陶冶性情。

当她回到伦敦出现在女皇陛下大剧院的舞台上时，爱莉莎·吉尔伯特已经成了劳拉·蒙蒂丝。她舞跳得并不好，既缺乏节奏感，又不会控制时间。但是身着黑色裙装，上下别满了鲜红玫瑰的她看上去美艳惊人，剧院老板当场拍板雇用了她，想凭其姿色来吸引观众。但她在大剧院的首场演出完全失败了。她一露面就被一些恶少们认了出来，他们惊呼了起来：“嘿，这不是贝蒂·詹姆士吗？”于是，她那异国情调、极富挑逗色彩，团身屈体又弯腰的塔兰台拉舞“迷途的蜘蛛”不得不在一片嘘声和倒彩声中草草收场。

她母亲听说女儿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丢人现眼后，当即